

論漢字改革的路綫問題

——評唐蘭先生“漢字拼音化”路綫——

傅 銘 第

中國文字改革的路綫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全面地看，中國文字改革問題不只是漢字改革問題，還應該包括中國少數民族文字改革問題在內。少數民族文字問題有兩方面：一是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怎樣創立文字，一是已有文字的怎樣改革——這些問題，雖然同漢字改革問題也有些關係，但是究竟不在本文範圍之內。本文只談漢字改革的路綫問題。

對於漢字改革，有反對和贊成的兩種不同的意見。

目前，反對漢字改革的人越來越少而贊成漢字改革的人越來越多。然而同樣是贊成漢字改革，可是走哪一條路綫呢，人們的意見並不是完全一致的。這種不一致，突出地表現在唐蘭先生的論文中。1956年1月，唐先生發表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文字改革基本問題”；1957年3月，又發表了“再論中國文字改革基本問題”。唐先生所提出的基本問題，實質上是漢字改革的路綫問題。這的確是很重要的問題。革命走錯了路綫，就會損害革命，甚至招致失敗。漢字改革走錯了路綫，它就很難成功，至少會多走些彎路。

漢字改革有兩條路綫。一條是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路綫，主張簡化繁體字，整理異體字；主張採用拉丁字母制定漢語拼音方案，用來識字正音，推廣普通話，並進行拼音文字的研究工作。

另一條是唐蘭先生的路綫，主張“不變更漢字體系，在漢字原有基礎上，利用它的固有形式，逐漸發展為拼音文字。”①兩條路綫的最終目的都是拼音文字，可是前者是

①唐蘭：“再論中國文字改革基本問題”《中國語文》，1957年，3月號，7頁。

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文字而后者是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在采用字母形式上两条路线存在着分歧。

唐先生在1952年10月曾经拟制过一个方案。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方案的全文，只从“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汇编”中看过这个方案的要点。唐先生没有把自己的方案和他的论文同时提出，谈基本问题而没有接触到具体内容，似乎是架空立论。我们讨论路线问题如果不把唐先生的具体方案作为根据，也很难把意见说清楚。唐先生对自己的方案要点现在是否有所修改，修改了哪些，从唐先生的论文中找不到圆满的答案。因此，我暂时只能根据唐先生原订方案要点来谈问题。

唐先生的方案要点如下：

一、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作拼音字母：

1. 声母18个：

北 (b) ㊦ (p) ㄣ (m) 弗 (f) 刀 (d) 太 (t) 乃 (n) 力 (l)
个 (g) ㄅ (k) 尸 (h) 之 (zh) 尺 (ch) 尸 (sh) 日 (r) 尸 (z)
此 (c) ㄣ (s)

2. 韵母16个：

ㄚ (a) 夭 (o) 厄 (e) 也 (ê) 乙 (i) 五 (u) 于 (ü) ㄞ (ai)
为 (ei) 么 (ao) 又 (ou) ㄢ (an) 因 (en) ㄤ (ang) ㄥ (eng) 儿 (er)

3. 声韵合拼的字母33个：

不 (bu) 卜 (pu) 母 (mu) 夫 (fu) 𠂇 (du) 土 (tu) 奴 (nu) 六 (lu)
古 (gu) 𠂇 (ku) 户 (hu) 朱 (zhu) 出 (chu) 束 (shu) 入 (ru) 足 (zu)
𠂇 (cu) 夙 (su) 比 (bi) 匹 (pi) 米 (mi) 勺 (di) 弟 (ti) 尼 (ni)
里 (li) 几 (ji) 乞 (qi) 兮 (xi) 車 (ju) 去 (qu) 穴 (xu) 女 (nü)
呂 (lǚ)

二、保留800个汉字同新形声字混合使用。

三、拼写举例：

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向何处去？)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断断向松匀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

①括号内拉丁字母，根据1957年12月11日国务院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漸變”疲于奔命，印刷廠也得年年銷毀舊字模，改鑄新字模，其他使用漢字的文化領域也會出現動蕩不安的情況，紛紛然昏昏然而不知所措。充分預見到實行“綜合文字”的後果，可以預斷這條路綫在實踐上是行不通的，何況理論上也很難自圓其說。

唐先生的主張，實際上是臆造新漢字，破壞舊漢字。這當然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路綫是大不相同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張漢語拼音，那是按照“走世界各國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辦事的。主張採用拉丁式字母拼寫漢民族共同語——現代漢語；主張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的一般用例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主張實現漢語規範化；同時，還主張簡化繁體字、整理異體字以便利應用。然而決不主張臆造新漢字，因為那樣就會脫離實際，就會破壞漢字固有的體系。應該肯定，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路綫是正確的。

唐先生一向研究文字學，在他所著的“中國文字學”一書中，論及新文字，批評“注音字母是可學可不學的”，說“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是洋玩意兒”。那時，唐先生“曾經提出過一個新形聲字的草案，主張保留漢字的形式，改革漢字的聲符，用拼音方式代替舊聲符……，後來修正了一部分，主要的是保留一部分意符字，作為基本文字，都是最適用最容易認識的字，不必加上聲符。”唐先生說：“這樣，我們可以盡量地保存舊的，但是已經改革了我們所要改革的、不容易認識的文字。我現在把這種文字稱為新漢字。”^①唐先生早年的主張，到今天基本上沒有什麼改變。所謂從綜合文字到拼音文字，所謂漢字拼音化，看來似乎是接受了拼音方向這一個原則，可是實質上仍然沒有脫離漢字的方塊形式，而且這種方塊形式的拼音字母比注音字母還要更难。用這種字母拼寫出來的文字也是“保持方塊的形式”的，“一個拼音只代替一個漢字”。這樣的形式當然不能夠把同音字問題、聲調問題、詞兒連寫等問題解決得很好。這些問題不能很好的解決，這種文字實現和通行的可能性也就很可懷疑了。

在“中國文字學”一書中，唐先生論述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時還這樣說過：

“在整個政治環境沒有改變、整個中國文化教育還只用漢字、整個中國語詞還不能整理匯集成為不刊之典，整個中國語言還不能適應這種新文字的時候，這種新文字是沒有法子成長的。”我現在請問唐先生：當整個政治環境有了改變、人民自己掌握了政權，整個中國文化教育不只用漢字、也用這種拼音字母，整個漢語詞匯已經整理纂集成為不刊之典，整個漢語已經規範化、能夠適應這種新文字的時候，這種新文字是不是有法子成長呢？“文字必須在一定的條件下加以改革”，這種條件是否根本不可能創造呢？是否

^①唐蘭：“中國文字學”，191頁。

即使具备了这些条件，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仍然没有法子成长而只是“综合文字”才有法子成长呢？

我们认为，汉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固然是肯定的，可是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应该充分估计到。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可以先用来做推广普通话和教学汉字的正音工具，并作为进一步研究制定订拼音文字的基础，而实现拼音文字却还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我们不是汉字改革的爆发论者。

我们认为，彻底改革汉字必须走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从方块汉字的形式中去寻找拼音化，前人已经积累了历史教训，我们不应重蹈前人的复辙。汉语拼音这一条路线是走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正确路线，因为文字必须服从语言，它应该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为语言服务。汉字由于方块形式的局限性不能适应汉语拼音的要求，只有突破汉字形式才能密切表音。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汉语拼音方案通过实验可以逐渐完美化起来，逐渐为人民群众所掌握。

我们认为，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式字母和汉字拼音化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不只是形式不同，作用和效果也很不相同。前者并不排斥汉字，并不破坏汉字的体系，并不要求废除汉字。汉字永远有人使用，有人学习。后者却不然。“综合文字”以至于“汉字拼音化”，自始至终是以逐渐消灭汉字的手段企图最后取而代之的，可是代之而起的仍然是方块形式的拼音新汉字。前者不但不要求废除汉字，而且要求热爱汉字的学者专家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汉字，也要求在不破坏汉字体系、不主观地乱造新字（如所谓“新形声字”等）的原则下进行汉字简化的工作，以便利人们继续使用汉字。后者呢，人为地生造一些比汉字更难看的奇形怪状的（如掇戎等）新的方块儿，这种方块儿保留了汉字的豆腐干形式的外壳，可是破坏了汉字表意体系的实际内容，把汉字的灵魂摄去了。这类方块儿以逐渐渗透的方式“潜移”到汉字的阵营中来，起初还容许一部分表意的方块汉字的存在，后来却慢慢地用“默化”的方法把它们排斥出去，最后清除得一千二净。如果还说这条路线是“不变汉字体系”，那才叫人们实在莫测“高深”呢。

汉字改革的路线问题，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在少数人心中是老问题，在多数人心中是新问题。作为老问题必须算算旧帐，作为新问题不妨谈谈是非。去年看到唐先生的“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字改革基本问题”，由于没有看到唐先生的具体方案，担心自己的意见近于空疏，没有参加讨论。今年看到唐先生的“再论中国文字改革基本问题”和他的“方案要点”，以及最近发表的“中国文字应该改革”，①觉得唐先

①人民日报，1957年9月27日，7版。

生的“一論”、“再論”，基本上和他的“方案要点”以至于“中国文字学”一書中的主張是先后連貫、一脈相承的。

唐先生在1957年5月16日文字改革座談會上的發言，以及9月27日的文章“中国文字應該改革”里面，虽然也認為文字改革必須走拼音方向，表示如果把拉丁化新文字作为嘗試而不作为正式文字，也不反对；表示如果把拉丁字母綜合組織到汉字中去，逐漸地、慢慢地改，也可贊成；可是却反对彻底地改而主張从汉字本身去发展，主張从五、六千汉字中檢出千把几百个字改为拼音字。这种主張，显然和唐先生过去的主張基本上是一貫的，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因此，唐先生虽然表示取消自己創造的方案，并說：

“采用什么方案應該从新討論”，可是以上这种主張，實質上还是为他过去的方案婉言辯护。我們固然肯定，唐先生采取商量的态度，看法也比从前稍有改变，認為中国文字應該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下进行改革，并且揭发和批判了章、罗、陈梦家等右派分子蓄意在文字改革这个問題上打开缺口，向党进攻的恶毒阴谋。所有这些，都是應該欢迎的。然而討論汉字改革的路綫問題，通过爭鳴把它逐漸弄清楚，在国务院已經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并在全國范围展开广泛宣传的今天，在汉字是否改革成拼音文字，还需要在一个更长的時間內繼續研究討論的今天，針對唐先生的理論和方案提出我的看法来商榷，那就不算是过时而是很有必要的了。所以，即使本文有不对和不全面的地方，为了引起論爭，我还是提出来求正于从事和关心汉字改革的同志們。